有感于词语新解

余观祥

打开那个“词语新解”的短视频,不过几秒钟,我便被那娓娓道来的声音吸引住了。像一个人在故纸堆里行走,忽然撞见了一盏一盏的小灯。灯光微黄,不刺眼,却恰好照见那些我们日日挂在嘴边、却早已忘了模样的字。原来每一笔每一画里,都藏着先人的目光与体温。

“朋友”二字,日日说,人人说。可问起来,什么叫朋友?原来同门受教为朋,志趣相投为友。一个“朋”字,是共一师门、同窗读圣贤书的缘分;一个“友”字,是茫茫人海中偏偏与你意气相投的默契。今人说“朋友”说得太轻易,加了微信就是朋友,喝过一回酒就是朋友,倒把这两个字的分量给说轻了。回头看古人的拆解,才觉得“朋”与“友”,原是两重天地,合在一处,便是一生的托付。

读到“婚姻”二字,心中又一动。女方嫁人为婚,男方迎娶也叫婚——原来“婚”不是一方的奔赴,而是两边的相向而行。一个女子离开娘家,走进另一个家门,是婚;一个男子备好花轿、备好诺言,将那双手接过来,也是婚。这才是“婚姻”的本意:不是谁攀附谁,也不是谁成全谁,而是两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,走完了最后那几步路。可惜如今的人,多半只记得“婚”的形式,忘了“婚”的内里。

“孤独”一词,最是扎心。年幼丧父叫孤,老来无子叫独。一个“孤”字,是还未长成便失了一座山;一个“独”字,是行至暮年却无枝可依。这两个字合在一起,是人生两头最无告的处境。而大多数人嘴里的“孤独”,不过是一时寂寞罢了,哪里够得上古人心头那份沉甸甸的悲凉。

再看“权衡”“门户”“规矩”“本末”。权是秤砣,衡是秤杆;门是两扇,户是一扇;规画圆,矩画方;本是树根,末是树梢。这些字,拆开来,每一半都是一件物事、一种形状、一截草木,合起来,却成了处世的原则、做人的分寸、万物的条理。古人造词,是把天地万物掰开了揉碎了,再重新捏成一个个词,递给我们。而我们接过这些词,用得太顺口,竟忘了它们原本是沉甸甸的。

“行走”“跋涉”也叫我停了片刻。慢悠悠地走叫行,快步跑叫走。想想平日里的“行者”,总是从容的,一步一步,不急不躁;而“走”却是风风火火的,像有急事在身后追。至于“跋涉”,翻山越岭叫跋,蹚水过河叫涉。一个有脚力,一个有胆气,合在一处,便是千山万水都挡不住的决心。如今我们“行走”于城市之间,脚不沾泥,身不沾水,倒是把这两个字磨得单薄了。

读到“贫穷”“亲戚”“宾客”,更觉得古人的眼里,万物皆有分别。没钱叫贫,没活干叫穷。贫是贫,穷是穷,前者短了钱财,后者断了生计。父系为亲,母系为戚。亲是亲,戚是戚,一边是血脉的根,一边是枝蔓的连。受邀而来为宾,登门造访为客。宾是宾,客是客,一个有礼在先,一个情分在后。这些分别,今人早已混为一谈,可细想起来,每一个区别里,都藏着古人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与体贴。

还有“沐浴”“社稷”“宇宙”“丑陋”“疾病”“聪明”“愚蠢”“欲望”“安静”“言语”“知识”。洗头是沐,洗身是浴;土地神是社,五谷神是稷;空间是宇,时间是宙;相貌丑是丑,体态陋是陋;小病是疾,重病是病;耳聪是聪,目明是明;天愚是愚,后蠢是蠢;心想是欲,贪多是望;无声是安,不动是静;大路叫道,小路叫路;开口是言,争辩是语;眼见是知,看透是识……

读到这里,忽然有些惭愧。我们日日说着这些词,却从未想过它们的内里,原来藏着如此精微的世界。古人的心是细的,眼是明的,他们把天地万物、人情冷暖、得失成败,都拆成了两半,再用一根看不见的线串起来,递到我们手上。而我们接过手来,便囫囵吞了,连滋味都没尝出来。

文字这东西,我们用它说话、用它写诗、用它谋生,却很少再停下来,看看它本来的样子。这份“词语新解”,像一面落满灰的镜子,我伸手擦了一把,竟在镜子里看见一个更辽阔的世界——那个世界里,一个词就是一座山,一个字就是一条河。而我们这些后来的人,不过是站在山脚下、河岸边,仰着头,看了那么一会儿。

看完之后,默默合上纸页。窗外车马喧嚣,手机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弹出来。我忽然觉得,这个时代什么都快,唯独读懂一个词这件事,快不得。慢下来,一个字一个字地拆,一个词一个词地嚼,也许那些被我们弄丢的分量,还能找回来一些。

古人走过的路,我们还在走。古人造出的词,我们还在用。只是走着走着、用着用着,便忘了回头看看。今日这一看,倒像是与一位老先生对坐饮茶,他不说话,只把一个个字写在纸上给我看。我看完了,起身告辞,心里却多了一点踏实。

原来那些词,一直都在。只是我们自己,走得太快了。

被妻子管着的日子

彭迎港

下班出了办公楼,我总绕去公司健身房,在跑步机上耗四十分钟。跑得出一身薄汗,原先跑十分钟就喘得直扶把手,如今四十分钟倒也能稳稳撑下来。换半年前我见着健身房门就躲,到家往沙发一瘫,冰汽水仰脖灌下半罐才算解乏,如今能这般安分,说穿了全是妻子管出来的。

我对自己的身子向来心大,疼得冒冷汗也能咬着牙硬扛,总觉得这点小毛病扛扛就过去了,犯不上往医院跑。上月拿到体检报告,自己先愣了神:脂肪肝、双肾结石,加上腹型肥胖,里里外外十二项异常,活像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。我揣着报告讪讪回家,本以为要挨一顿数落,妻子扫了两眼便低头查公司健身房的开放时间。“以后下班先跑半小时,游泳也行,晚点回不碍事。”她摆着碗筷头也不抬,“孩子我盯着,家务也不用你搭手,你就看好自己这一身零件,别老了反倒拖累我。”

三年前割了阑尾,我本以为一了百了,去年贪嘴冰辣无忌,右下腹总隐隐坠疼,查出来是阑尾残端炎。那天我蜷在沙发上抽冷气,她递来热水袋,手劲儿都重了些:“跟你说多少回冰的少碰,你哪回往心里去了?总仗着年轻扛得住,等后悔了就晚了。”打那以后,茶几上再没碳酸饮料,全换成温白开和大麦茶。有回周末我趁她带孩子下楼放风,摸出藏在橱柜深处的可乐,拉环刚“嗤”一声弹开,就听见门口钥匙响。我慌忙往背后藏,抬眼见她靠在门框上似笑非笑,也不点破。我自己先泄了气,又默默塞了回去。

去年闲时写了篇书评,发出去反响不错,那点小小的虚荣心一冒头就收不住,总觉得多上一篇稿,就多攒一分踏实的成就感。白天忙工作,晚上哄睡孩子,我总窝在书桌前熬到十一二点。起初她还端茶陪着,后来见我天天眼红脸差,话就越来越不中听。我嘴上应着“写完这篇就睡”,手却停不下来。直到某天早起天旋地转站不稳,查出前庭功能异常,和长期熬夜脱不了干系。回家路上她没骂我,只问:“你说,是写那两篇文章重要,还是好好过日子重要?”话虽然轻,我心里却一沉。后来稿子照样写,却再也不熬到后半夜,写得再多,也不如陪着家人踏实。

就连牙齿这点小事,没她盯着我也能糊弄。前阵子总塞牙,吃口肉都疼得嘶嘶吸气,我总说“过两天就好”,拖着不肯去医院检查。她没多啰嗦,提前一周挂好号,周末直接拽我出门。大夫说是重度牙周炎,再晚几年牙都得松掉。做完治疗嘴麻得半边脸都木着,说不出话,她熬了小米粥,坐在对面笑:“现在知道厉害了?等年纪轻轻牙掉光,看你怎么啃爱吃的酱排骨。”

今晚跑完步到家,她正蹲在玄关给孩子拆快递,头也不回扬声喊:“保温杯泡了菊花茶,自己倒着喝。”我换鞋应了一声,指尖碰着温温的杯壁,客厅灯亮着,孩子在旁玩闹着,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铺在眼前。



●枫林间 熊军武 摄

月光照在父亲脸上

乔志兵

“孩子,我想和你喝点酒。”我满心疑惑地问道:“现在喝?”父亲微微颔首,眼神中满是肯定与期许。

妻子听闻此言,没有一丝犹豫,动作利落地从酒柜中取出那壶三斤纯白酒。她向来深知我们爷儿俩对高度酒的独特偏爱。紧接着,她又精心端出一盘香气四溢的花生米、一些色泽诱人的酱牛肉,还有两只晶莹剔透的酒杯,将它们整整齐齐摆放在茶几之上,轻声对我们说:“你们喝吧。”

父亲与我,开始了这一场充满温情的对酌。父亲向来饮酒时不喜多言,我亦是如此。父子俩就这般安静地、缓缓地喝着。酒至中途,善解人意的妻子,贴心地为我们添上一盘卤鸡脚和一盘卤猪耳。这一次的酒,我们父子俩足足喝了两个多小时,而温柔的妻子则一直在旁默默地为我们倒酒,未曾有过一丝不耐烦。

最终,是父亲率先提出不再喝了,他缓缓说道:“我喝够了,不能喝了。”

次年夏天,父亲心血管堵塞,以及其他疾病缠身,不能再饮酒。父亲本就木讷,也不爱跳广场舞,总坐在屋前大树下发呆,一坐就是一上午;要不,就到地里走走,坐在田间地头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直到某天,父亲走不动了,父亲说:“儿子,给我打个拐杖吧。”父亲,不能再去地里,去村口了。

有时候,我感觉我懂父亲,却很难让父亲开心,很难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。

走在熟悉的街道上,看到与父亲年龄相仿的身影,在热闹喧嚣的人群中,我却感到无比的孤独,因为那个最亲近、最疼爱我的人,不能再庇护我了。夜晚,躺在床上,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,以及身子痛发出的小声哀痛。我和妻子起床去看,父亲却不好意思说吵醒了大家,妻子赶紧拿来热毛巾,给父亲脸上擦汗。

看到父亲如此痛苦,我实在忍不住,在父亲耳边小声地说,父亲微微地点头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我看到妻子去睡了,偷偷地在衣柜里的角落拿出偷藏的酒,给父亲倒上一小口。父亲立马来了精神,手激动得颤抖着,抿了一小口,美滋滋的。父亲不再喊痛,只对我说:“儿子,今晚的月亮,真美。”

我顺着父亲的目光,望着月亮,月亮照在屋前的大树上,也照到了地里的麦田上。

黑历史与来时路

江南

大学毕业后,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一头扎进了化工行业。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,在刚入职的前几个月,我就接连为公司研发出了多款新产品,也因此赢得了同事们的称赞、领导的认可。我开始放松了警惕,甚至有点得意忘形。

那天夜里,我正在熟睡,突然被车间主任的电话吵醒。他愤怒地说我新研发的产品出问题了,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不合格。赶到公司后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傻眼,生产的成品全部出现了结晶现象,严重不合格。最终公司紧急选用了替代方案,才解了客户燃眉之急。事后相关部门核算,此次事故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将近百万。

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,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解决问题上。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做了无数次实验,尝试了各种调整方案,一心想要让这些劣质产品达到出厂标准。可无论我怎么努力,始终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
之后,每当与同行交流,我总是小心避开那段往事。我觉得那是一段极不光彩的黑历史,一旦被人知晓,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。

但那段黑历史却像一个定时炸弹,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,让我在取得成绩时也无法真正开心起来。直到有一天,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,我遇到了几位同行前辈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分享着各自在工作中的经历和心得。气氛十分融洽,大家都畅所欲言,毫无保留。

看着前辈们真诚的眼神,听着他们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遭遇的挫折,我内心深处的那道防线突然被打破了。我鼓起勇气,将自己多年前在化工厂的那段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说完之后,我长舒了一口气,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仿佛落了地。出乎意料的是,前辈们并没有嘲笑我,反而纷纷给我出谋划策。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,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。

就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,我突然灵光一闪,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。那一刻,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原来,多年来一直困扰我的难题,在大家的共同探讨下,竟然有了突破的方向。会议结束后,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公司,一头扎进实验室,按照新的方案进行实验。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,我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那个曾经让我无比头疼的问题。

那一刻,我泪流满面。我终于明白,那段曾经被我视为黑历史的经历,其实并不是我人生的污点,而是我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。它是我来时的路,记录着我的青涩、我的错误、我的努力和我的坚持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,我才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不退缩,在遭遇失败时不气馁。它让我变得更加成熟、更加稳重,也让我在化工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。

三匹骏马,三代风华

尚庆朝

母亲的二舅马书绅,我的二舅,再到我的妹妹,三代人,有的姓马,有的属马。在母亲生日宴会上,母亲望着满座亲人,眉眼间漾着暖意:“咱们家与‘马’有缘,无论是冠马之姓,还是生逢马年,每一个人都如奔腾骏马,心向暖阳、步履不停,活成了最好的骏马模样,岁岁年年,皆有荣光。”

马书绅这匹“马”,是识途引路的老马,用一生的笃行,为子孙后代立起了不朽的标杆。1925年10月,马书绅出生于河北省深县(现深州市)一个贫苦农家,19岁便举起右手宣誓入党,从深县人民政府的秘书,到财政助理,青春的脚步始终跟着革命的号角。1949年春,渡江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,组织抽调干部南下培训,马书绅毅然报名,为此不惜与不愿同行的恋人分手。

命运的安排自有深意,他在县政府结识了18岁的张清文。一双明眸,一手好字,更难得的是志同道合的初心。两人迅速确定心意,一同踏上南下的卡车,从石家庄到河南巩县,一路风尘,一路相伴。组织批准后,他们用三元钱买了三盒香烟、一瓶白酒,在巩县举行了最简单的婚礼。这对“先结婚后恋爱”的革命伴侣,从此夫唱妇随,并肩作战。

1949年7月10日,马书绅夫妇抵达湖南临湘,当日便扎进白羊田村,走家串户、调查研究,组织农会、开展土改,在基层沃土上筑牢政权根基。后来因工作需要,夫妻二人又一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,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,将知识化作前行的力量。毕业后,马书绅辗转阳泉、攀枝花矿务局,从计划处干事到指挥长兼党委副书记,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,家中7个外甥、9个外甥女,再加上子侄辈,除了党员、军人、企业家、村干部,更有师级部队领导、正处级干部,马家的后辈,都循着他的足迹,奋力向前。

我的二舅这匹“马”,是驰骋边疆的骏马,把青春与热血,洒在了西北的戈壁荒滩。1942年12月,他出生于河北安平的贫农家,艰难岁月里,从未磨灭对未来的憧憬。1960年,他参军入伍,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。1964年,他光荣入党,人生从此有了更坚定的方向。

1965年3月28日,新婚燕尔的二舅响应国家号召,服从组织安排,带着舅妈从北京出发,坐了8天9夜的火车,抵达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的驻地——五家渠。那时的五家渠,不过是五户人家的荒原,风沙漫天,干旱严寒。可二舅没有退缩,他和舅妈一起,用双手开垦荒地、种植庄稼,在戈壁上扎下根来。

这份坚守,藏着一生的遗憾。1968年姥姥离世,1982年姥爷病逝,两封电报跨越万水千山,却终究没能让二舅赶回故乡。“回不来呀!太远了,你二舅在天边呢,养着三个孩子,勉强能填饱肚子。”母亲的话里满是无奈,我却读懂了二舅心中的痛,但他从未后悔。如今的五家渠,早已从荒漠变成绿洲,成为繁华的城市,这便是他和无数建设者,用毕生心血换来的答卷。

我的妹妹这匹“马”,是驰骋学海的千里马,以拼搏为蹄,用知识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妹妹比我小十几岁,2003年,她凭着优异成绩被衡水七中录取。我捧着她的录取通知书,热泪盈眶:“知识改变命运!放心,家里再难,我也一定支持你读书!”

三年初中,她拼尽全力,以优异成绩考入衡水二中。爱美的年纪,她却总穿着朴素的校服,笑着说:“我还长身体呢,穿校服最神气!”我心里清楚,她是不愿多花家里的钱。又是三年拼搏,她顺利考入河北金融学院会计系,学院领导提起她,总会感慨:“这个孩子我记得,拼搏进取是她的底色,知识改变命运,在她身上从不是空话。”

参加工作后,妹妹的“拼劲”丝毫未减。报考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,我劝她慢慢来,她却自信地笑:“我不怕考试,只怕不考试。”备考的三年里,聚少离多的恋爱,连约会都成了在咖啡馆相伴学习的时光。离考试只剩一个月时,男友出差归来,她依旧拉着对方陪自己复习,一句“我看书,你看我”,藏着彼此的理解与支持。

她的努力,也换来身边人的温暖相助。领导特意为她调整工作时间,创造安静的备考环境;她自己则制定了严苛的计划,每周有安排,每天有目标,凌晨一点的灯光,见证着她的坚持。最终,全科合格的成绩单,成了她步入婚姻殿堂时,送给爱人最好的嫁妆。

三代人,三匹骏马,虽驰骋在不同的疆场,却有着同样的初心与坚守。老马识途,指引方向;骏马戍边,奉献家国;千里马追光,拼搏自强。马姓为根,生肖为契,这三代人的足迹,早已写成一部家风长卷,在马年的岁月里,熠熠生辉。